

#6
106031
21

日本法西斯八年來在邊區的暴行

中國解放區臨時救濟委員會晉察冀邊區分會編輯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

日本法西斯八年 來在晉察冀邊區 的暴行

抗戰八年以來，日本法西斯對邊區進行了無數次的掃蕩和清剿，在這些掃蕩，清剿中日本法西斯極盡其燒光搶光殺光之能事，特別在對屠殺邊區人民上曾使用了曠古未有的殘酷辦法，茲將抗戰八年來本會現有的一些大慘案材料，分別編次（排列次序係按發生時間先後為準）。惟是歷年敵寇「掃蕩」頻繁，其因文件遺失焚燬，無從稽查日期地點數字的慘案，還有多起，當俟調查後再行發表。

- 1 井陘煤礦大慘案
- 2 望都柳陀大慘案
- 3 民國三十年(1941)敵寇大掃蕩中對我平山五百同胞肆行屠殺大慘案
- 4 民國三十年(1941)敵大掃蕩中在定北之暴行
- 5 敵在四專區的「三光政策」與「併村政策」
- 6 民國三十年(1941)敵大掃蕩中對我婦女同胞之暴行

- 7 涿源東杏花慘案
 - 8 崞縣野場慘案
 - 9 蔚縣野場慘案
 - 10 涿源軍營大慘案
 - 11 敵寇五一掃蕩在冀中的暴行
 - 12 冀中定縣北坦村大慘案
 - 13 敵寇在冀中平原決堤縱水慘案
 - 14 敵對我婦女同胞暴行的又一記錄
 - 15 北岳區無辜同胞橫遭敵機瘋狂轟炸的慘狀
 - 16 平西王家山慘案
 - 17 五台小柏溝慘案
 - 18 靈邱劉庄慘案
 - 19 冀東集家併村「人圈」的慘狀
 - 20 完縣野場慘案
 - 21 民國三十二年(1943)秋季大掃蕩敵寇對北岳區人民的暴行
 - 22 繁峙老漢坪慘案
 - 23 敵在晉東北製造無人區情形
- 附 晉察冀邊區八年來敵偽燒殺搶掠統計表

一、井陘煤礦大慘案

橫西新煤礦起火，敵寇施毒手封住井口，
礦工千餘人慘遭燒死

日寇佔領之井陘縣橫西礦井，因日寇最近威嚇，利誘欺騙工人，日夜三班加工出煤，以供其各線侵華寇軍使用。煤礦密洞整天出煤，亦不加修理，風膏蔽塞不能通風，終於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二月二十五日夜，煤礦起火，當時煤窟中正有礦工一千二百餘人挖煤，當即鳴鐘開貫，欲謀逃出，可是日寇恐怕把煤窟燒壞了，不能繼續出煤，於是將窗口蓋住，一千二百餘工人，出既不能，遂全數被燒死在窟中了！這種人間未有之慘禍，惟有日本法西斯才忍心爲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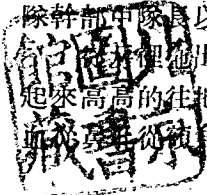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六日晉察冀日報）

二、望都柳陀慘案

我五十九個同胞慘遭敵刺殺活埋

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四月六日的夜裡，敵人包圍望都五區柳陀村。包圍之後，搜查出區工農會主任，男自衛隊幹部十五人，敵所指引的女漢奸並招出婦女自衛隊幹部中隊員以下十六人及其他羣衆五十餘人。

在村裡他出了區工農會主任就裝在口袋裡，幾個人抬起來高高的往地下摔，兩個主任已經摔得昏迷死過去，鮮血從鼻孔角流出來，然後日本人便把他們一齊綁向城



282906

裡。

半時，敵人的炮火在村莊另外一個村子發動了四十餘分鐘，敵人的手榴彈、手槍、步槍和火槍，發揮了工人弟兄們極大的威力。他們向着一百多的敵人打去，從被綁去的八中奪回幾個羣衆和區村級幹部。盡了他們最大的力量以後，他們就不得不撤出了戰鬥。

在日本帝國主義血腥的牢獄裡，婦女自衛隊的同志們互相發誓說：『我們只有幹去，無論是誰不能投降敵人』。爲中華民族呈獻，她們最崇高的人格。

縣政府會晤裡派人前往慰問她們，她們說：『回去告訴縣長，讓他們放心，我們是決不投降。』

敵人把燒紅了的鐵條烙向她們的身上。

『招不招啊』！漢奸問。

『……』她們流下了眼淚。

敵人把針刺進她們的胸脯，細小的針眼在胸脯上佈滿……鮮血流出來。

『招不招』

『……』

敵人兇狠了，把啤酒瓶子打碎了口，拿着牠扣在奶房上用力一轉，奶房被割開了，血與肉塊從身上掉下來，或者掛在那裡，但是她們還是那樣的頑強，漢奸獐笑着問：

『好受吧，擁護八路軍還是擁護新中央政府！』

婦女中隊長的奶頭讓敵人用鐵鉗子拔去一個。她已經暈過去，她仍拚着，最後一口氣領導着十六個婦女自衛隊呼喊著：

『八路軍萬歲！打倒漢奸政府！』

婦女們一致這樣呼喊！沒有法子可使屈服的女性，敵人和漢奸們終於沒有得着半點口供。

從五十九個節烈的民族兒女身上，敵人所得到的只是晉察冀邊區的人民是怎樣的頑強和怎樣的熱愛與忠誠於邊區。

過了十天敵人看從他們身上酷刑拷打也不能獲得口供，於是處在處死他們之前，用開水從五十九個人的身上澆下來，婦女們的頭髮澆光了，皮膚泡腫起來！

四月十六日的下午，敵人和漢奸押解着五十九個走向城外，到望都城的十字道口上，這天適逢趕集，五十九個人又喊起來：

『打倒汪精衛！』『擁護給咱們謀幸福謀自由的八路軍！』『中華民國解放萬歲！』

每個有人心的中國人，望着他們都爲他們暗暗的悲泣。出了城關，日本兵把中國人驅開，於是在那裡挖好了泥坑。婦女自衛隊的小隊長王俊英，首先跳到坑裡，敵人向着她的胸口就是一刺刀。十六個婦女同志都是青年人，她們每個人身上在臨死之前，都受了三四刺刀。有的敵人把她們的肚子割開了；有的用刺刀從陰戶刺進去把肚腹一直血糊糊的割開。

男同志在臨死之前，敵人把他們的頭割下來，泡腫的身上穿滿了刺刀。

四月二十日的夜裡，望都的英勇自衛隊員們，冒着艱險從敵人城根下的大坎裡把他們挖出來，回來的時候，久

已參加了隊伍的柳陀排，他們已經哭得不成聲了。

（民國二十九年五月一日晉察冀日報每週增刊）

柳陀排，柳陀排，柳陀排，柳陀排的人民親眼看了他們的青年英雄兄弟的慘死。那一天死者的兄弟們穿上了白色孝裝，毅勇的響應政府的號召，結成了一個排，一個邊區的有力的保衛自己家鄉的柳陀排，他們要用着刺刀或者槍彈打穿日本法西斯和漢奸的胸膛。

（民國二十九年五月一日晉察冀日報每週增刊）

三、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敵大掃蕩中：對我平山五百同胞肆行屠殺大慘案

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秋季大掃蕩中，敵所到各村，燒殺掠劫，無所不用其極，慘暴毒辣，慘絕人寰。每到一村，所有糧食傢俱牲畜，能帶走者悉數帶走，不能帶走者，放火燒燬。果木莊稼亦大肆破壞。見房便燒，見人便殺。僅平山十二區、八區，九月二十四兩日內敵殘殺我同胞五百餘人。計：東黃泥八十人，通家口七十人，南莊六十人，北莊四十三人，焦家莊四十人，西莊三十人，香子溝二十多人，陳家莊十五人，北莊西溝十七人，冷泉七十多人，霍賓台十八人，溫塘十人，梁家窩十多人，峽峪八人，常峪二人，朱毫二人，窩上三人，梁家溝六人，柏坡陳家路一帶三十多人，受傷者亦極多，僅東黃泥一村即傷三十六人。（民國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晉察冀日報）

四、民國三十年（1941）敵秋季大 掃蕩中在走北之暴行

開膛挖心無所不至

一九四一年，敵寇自八月十三日集結七萬之衆，開始向我晉察冀邊區進行殘酷『掃蕩』。本月二十五日，敵寇三百多名，行進至高就村東時，便冲進村中，搜出了十個走不動的老太太，圈在一個院子裡，用刺刀威逼着，分別的問：『八路軍在那裡？』『你的兒子當八路軍嗎？』但是她們只是看看面前猙獰可怕的敵人，一聲不響。於是殘暴的敵人發怒了，把一個由驚慌麻木而昏倒的老太太，用刺刀穿進胸膛開了膛，另外的九個，也這樣的被剖解橫躺在紫黑色的血泊裡，在這些專以殺人爲快的和遊戲的野獸的面前，是沒有人類同情的。他們瘋狂的大笑着，用刺刀再挑起那血淋淋的死屍和未斷氣的人們，拋在水井裡，再恨恨的用石頭砸下去。三個被解剖的死體，被拋棄在骯髒的豬圈裡。

九日敵寇一百多名，包圍了不滿五十多戶的李村，用機槍向我往外跑的村民連續的掃射，在這槍林彈雨中我十二個無辜的人民便倒下了。這還不够，並且將藏人的地窖，用火烟薰，用土塞滿洞口而藏在地窖內的人們因空氣的閉塞烟薰火燒大都死去。

在雹水，敵寇威脅着一個八十七歲的老頭流着眼淚，用自己的手一根一根的拔下自己的鬍鬚。在腫起的皮膚上

，流着點點的鮮血，可憐的却哈哈大笑而去。

敵人的「三光政策」，使我們散居在長八里寬五里梨樹屯的敵據點附近，而敵人的「併村政策」，使我們門遷移併村，到據點附近。而敵人的「三光政策」，又使敵寇的蹂躪，與血腥的統治，紛紛搬向我充滿着自由幸福空氣的內地來。這樣，激起了敵寇的憤怒，一怒之下，便有一家老少七口人完全被殺光了。（民國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晉察冀日報）

五、敵在四專區的「三光政策」與「併村政策」

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秋，敵人對邊區「掃蕩」，採用的手段是極其毒辣的，他不僅企圖施行其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並且企圖施行其所謂「併村政策」。

爲了實行「三光政策」，在四分區敵人在鞏固地區的周圍劃分了兩條綫，東面從平山之白塔坡經回舍，西大吾沿淖沱河至北岸之牛城，傾井再經靈壽之朱樂北寨至行唐、曲陽城，西南從孟縣華嘴經上社、下社、會里至五台之河口耿鎮、門限石、石嘴、在這兩條綫之間的地區即稱爲「匪區」或「無人區」，就是準備「一片光」的意思。在此兩綫之外，直達敵人據點附近地方，則稱爲「治安區」爲了區分這兩塊命運不同的地方，敵人又在這條分界上挖掘寬二丈，深一丈八尺的深溝一條。並在原有來往道路及敵寇認爲危險地帶的交界處架上層層的鉄絲網，和修築堅固的堡壘，以割絕兩方連絡。

這樣四分區的大部分地區即被劃為「無人區」。這些地區是敵人企圖全部毀滅的，因此敵人對於這些地區即採取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在平山滹沱河沿岸洪子店至回舍二十多個村子東黃泥至郭蘇二十多個村子，差不多已全部被燒光。而河北的每一條山溝如瓦口川、溫都河、柳林河、卸甲河、營里河、靈壽的慈峪河、井陘的一、二區、行唐的口頭一帶，平定三區的四五百個村子，也遭受到同樣的命運。總之，凡是敵人到達的村莊，人們都可以看到他們這種殘暴的痕跡。

敵人對於人民的屠殺更是殘忍的，僅就我知道的講，敵人光在平山東黃泥區慘殺的羣衆就有三百四十多人。在溫塘區有二百人，在九區的郭蘇與陳家院兩地有一百二十人，在古道一帶有四、五十人。（其他零星被殺與受傷的還未統計在內）在行唐一百九十餘人。在靈壽與井陘被殺死者已都在百人以上。反正只要被敵人捕獲，不分男女老少一律加以殘殺。而且大部被難同胞都是被敵人用刺刀刺死的。

敵人對於邊區人民的搶掠，則更是無法統計。這裡我們不必報告具體報導，只要聽一下從敵人那裡逃出來的民夫的報告，便可以知道了。據說敵人此次搶掠，不分東西輕重貴賤，也不分糧食用具，只要能帶的一律用汽車或牲口馱走。陳莊敵人甚至曾用四、五輛汽車裝了許多大葱、辣椒茄子之類的東西運往靈壽。

敵人在邊區不僅實行大燒、大殺、大搶，同時更派出大批奸細特務份子，揚言說：「匪區」的人民要是跑到被

「皇軍」保證，「皇軍」來了可以不殺。如果「匪區」的游擊隊不跑，「皇軍」來了不跑，「皇軍」來了不跑也可以不殺。然而邊區的廣大抗日游擊隊是不會受敵人欺騙而屈服於敵人的。他們很清楚，在敵人的魔手統治下，到處都是血腥的。對敵人的屈服和妥協，那只有死路一條。

在接近敵人據點附近的所謂「治安區」。敵人爲了騙取羣衆，於是清謠欺騙說：『八路軍被打跨了。』『茄司令員在六畝園的樹上吊死了。』『分區劉政委換便衣偷跑了。』『皇軍是專打共產黨八路軍，保護老百姓的。』企圖用這類無恥謠言，造成羣衆悲觀失望的心理，和離間黨、政、軍、民的關係，以便實施他的「治安」工作。

同時敵人爲了「強化」與厲行「治安」工作。強迫各地羣衆回村建立偽區村政權。如在行唐二區，五區，平定的一、二、四區及三區的西半部就有一些村子被敵人強迫成立了偽村政權，在平山回舍亦有些地方敵人秘密的建立了偽政權。而在靈壽四區甚至敵人企圖建立偽區公所，在偽政權已建立的地方，敵人即實行清查戶口，釘門牌，照像，辦理保甲，實施十家連坐法及軍事特務等把戲。

最毒辣與陰險的手段，就是敵人把對付東北的一套「歸大屯」的統治辦法，完全向「治安區」實行了。敵人爲了統治的便利，曾前後在井陘二區青石嶺及平山屯東，侯家莊一帶併小村爲大村。強迫老百姓燒掉自己的房子，扔掉自己的土地，帶着破碎的傢俱，搬向敵人的據點和「治安區」去，過奴隸的生活。不過實際上「歸大屯」的內幕還

不是這樣簡單的，據本月廿三日×莊被迫併村逃回來的老鄉談，敵人把強迫走的二千五百多個人當中的青年婦女完全送到回舍堡壘上供敵人污辱，青壯年男子送到礦井裡去做苦工，剩下的老壯婦女小孩即都完全用刺刀給刺死，這就是敵人的所謂「歸太屯」的辦法。（民國卅年九月二十九日晉察冀日報）

六、民國三十年（1941）敵秋季大掃蕩中：對我婦女同胞之暴行

敵寇在民國三十年（1941）秋季掃蕩中共燒殺與姦淫暴行，慘絕人寰，曠古未聞。據北岳區婦救會不完全統計，敵寇對我婦女同胞所施獸行，即有如下數種：

（一）姦淫與屠殺：龍華兩個村子五百個婦女全被姦淫。阜平兩個村四百個婦女中大部份被姦淫，在阜平方太口一個壯年婦女被三十個敵軍輪姦後，用刺刀從陰戶刺死。有的婦女被姦或殺死後陰道裡還塞滿了穀子高粱。有時在孕婦肚子上用刺刀刺直到刺死為止。有的一刺刀把孕婦肚子裡的孩子砍出來。有的用趕面杖在婦女身上來回趕，趕到不醒人事，以至死去。有的從鼻子裡灌冷水，有的把婦女吊在樹上，用刀子把身上的皮全剝去，但並不一定弄死，叫她在這裡慘叫，直到死去。曲陽內河村有兩個老年婦女被敵人一片片的割死。很多地方爲了姦淫婦女，就把小孩子刺死挑死，有時把孩子皮剝光了。井陘一個兒童被幾個鬼子你拉頭他拉腳的把一個孩子分成幾塊，最後鬼子

們還得意洋洋的哈哈大笑。當遇到很多青年婦女時叫她們站成一排，由遠到近，一個個的，點名叫出去，名之曰「五、六次」。這「五、六次」的婦女連續被叫五、六次。

（一）侮辱與玩弄：敵人集合了被抓的婦女高級軍官們先將漂亮的，年青的，一個個挨着姦淫，剩下不漂亮的，年老的叫士兵們去姦淫。金家口村的一個十六歲的女孩被八個鬼子強姦數月不起。阜平×村六個鬼子強姦一個十一歲的女兒童。河南村一個十歲的小女孩都被鬼子強姦死了。

（二）侮辱與玩弄：敵人除掉姦淫和慘殺婦女外，還要用別種方法去侮辱婦女。阜平不老樹敵人，挑選三個最漂亮的青年婦女強迫她們脫光衣服給他們帶路。金家口村捉去十幾個婦女，逼着脫光衣服轉圈子，敵人在四周用小石頭扔她們取樂，完縣南寨村敵人叫一個婦女脫光衣服把衣服燒了，叫她圍着火繞圈子。在阜平王快鎮捉去一個孕婦，在生小孩時，鬼子們擠滿屋子去看。

（三）捕捉婦女，運往東北：曲陽鄭家莊敵人用汽車搶走我四百七十二個婦女同胞，運往東北當娼妓，作牛馬。在靈壽運走者更多，而各地被捕之婦女被姦後凡稍具姿色者亦被運走。（三十年十二月六日晉察冀日報）

七、涞源東杏花慘案

敵人聽聞的「開腦湯」東杏花二十餘群眾
慘遭開膛

在民國卅（一九四一）年敵人的秋季「大掃蕩」涞源

東杏花二十幾個英勇的幹部與羣衆被敵人抓起來扒了衣服，綁在廣場的木柱上，在一夜秋風的吹打和露水的浸蝕中，他們的皮膚已經變成了黑紫色，但他們沒有覺着寒冷因爲他們胸膛裡燃燒着萬丈高的怒焰。

一夜來他們並沒絲毫恐慌動搖的心思只是更進一步的認識到敵寇漢奸的兇惡無恥可恨，他們並不想央求敵人放過自己的生命只是想怎樣才對得起國家民族，怎樣才不愧爲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他們這樣的互相宣誓：『咱們誰也不許說實話！』

『對，咱們誓死不投降！』……

夜溜走了，晨風更瘋狂的從巨馬河上游颳下來兇猛的怒吼着；野獸們又復活了。瘋狂的說着笑着盡情的吃着搶來的鷄，豬以及其他東西、飯後敵人把從各村抓來的民伕也帶到廣場上來，像是向他們宣佈；『你們看看「皇軍」的。「王道」吧！』

敵人指着二十幾個被綁者問：『你們東杏花爲什麼不給皇軍出伕？』但回答它們的是堅毅的沉默。

『你們是誰拿的主意？』敵人又問：但仍然是沉默着。

『你們想想只要你們說出來八路軍在那裡公糧在那裡我們就不殺你們。』口氣有些和緩了，想欺騙和麻醉他們。

『不知道。』非常短促堅決。

『哈！你們還想反抗嗎？』說着把綁在西面的那個刺死了。

『你們還知道不知道?!』敵人指着那個刺死者惡狠的問。

『不知道。』他們一致堅強而有力的喊出來。

敵人簡直驚呆了。『你們真頑強。』敵人把他們的腦漿攪成肉泥，與灰白色的腸肚流下來，那血淋淋的腸肚，敵人拿過來看一看，看一看這個人腸肚，那個人腸肚，末了敵人還把村副和武委會主任的腦漿砸開取出來放在沸騰白開水裡。

『你們看一看！』敵人惡狠狠的問着民伕『因他們腦筋不開。我們把他們的腦筋開了今天還叫你們喝一喝「開腦湯」開一開你們的腦筋。』

敵人把一桶一桶的「開腦湯」放在人們的面前，人們早已氣的咬着牙齒握緊拳頭心肝快要爆炸了！

『你們喝吧！每人一碗。』但誰也不動手。敵人指着一個七十多歲的老頭說：『你喝！』老頭突然跳起來『你們這些野獸殺人……』沒說完就在敵人的刺刀下倒下了！

風怒吼着河水咆哮着秋陽暗淡的照着這一堆雜亂的屍屍！（三十年十二月六日晉察冀日報）

八、曲陽野北大慘案

百餘煤礦遭敵殘殺

民國三十(一九四一)年十月間在敵寇「二期治安強化運動」下曲陽發生一巨大慘案其經過如下：十月五日夜半，曲陽靈山敵二百餘人，包圍西野北村。六日拂曉強迫羣衆集合開會，進行無恥宣傳，進行其「二期治安強化運動

」旋即無理以機槍向我羣衆掃射。死百餘人，傷四五十人。傷重者再用刀挑，兩齡兒童亦難幸免，逃往屋內者被用火焚燒，殘暴罪行慘絕人寰。按西野北村挨近靈山煤礦，村民多爲煤礦工人，故此次慘案中，死難者大部爲工人及其家屬尤以老弱婦女及兒童爲多。（三十年八月十日晉察冀日報）

九、敵在冀東的獸行

日寇滅亡中國未達目的，反到處受我全國同胞堅決反抗，數年來冀東堅持抗戰，更給於日寇極嚴重的打擊。日寇爲此惱羞成怒，乃更變本加厲，施行燒殺政策，殘忍已極。如在長城線內外三十里地，東起山海關西至古北口，普遍實行集家併村，房子盡行燒燬，人民遭殘殺與凍餓者不下數萬人，災情之嚴重，情形之悽慘，人民之痛苦，形勢之迫切，真非筆墨所能寫盡，非人類言語所能形容。在冀東平原區敵在各處挖溝，築堡姦淫搶掠，無所不爲，民國三十年在豐潤縣境潘家峪村，將該村三百戶男女老少一千五百餘名，層層圍困，用機槍掃射，復將該村燒成一片焦土，血肉模糊，慘叫之聲遠於十里之外。（詳見另文）

三十一年秋天在遷安上營莊殘殺五十多人，葬埋一地：

在盧龍縣武×莊將我無辜同胞一百人圍住加以屠戮，在遷安灤河綫沙河驛東，敵竟作殺人比賽，我數百同胞無倖免者。在大楊營，土宅莊有九百八十幾個男女同胞死於敵人屠刀之下。日寇姦淫我婦女，污辱我同胞，更屬亘古未有，人間罕有。如在灤縣大柳溝村，將全村數百人男

女衣服脫光，相對而立，各站一排，用火燒獸兵臀部，則狂笑歡樂。……後，用木棍強通陰戶，婦女……不知其數。近又在灤縣西南……全村男女老少無一倖免，老婦……而死者數十名。尤可惡者，該村一小學校學生一百餘人，教員三人均遭慘殺。該縣三九區馬路南奔城，司各莊一帶，幾乎每村全遭屠殺與姦淫。三區西部司各莊以東姚六莊一帶慘殺人民達二百餘名之多，該地已成為平原無人區。在路南張各莊門各莊竟活埋八百餘人。日寇將我同胞成千成百用繩網緊，每當半夜，獸兵即將我被縛之同胞押至已挖好之坑穴，實行活埋。在門各莊活埋我同胞後，日寇佯退，附近村羣衆即急忙回來挖土救人，但日寇立即返回，當即將挖土救難羣衆一同活埋，在張各莊，長各莊，敵寇殺人過多，強迫我羣衆挖溝埋入，當時我挖溝人中，有不忍看者，當即同遭慘禍，被刺死於溝中。三十一年冬在遵化東南之馬家峪，上下峪一帶，被殘殺二百餘人。將我同胞擲於嚴寒之冷水中活活凍死……如此罪行，不勝枚舉。（三十二年三月七日，晉察冀日報冀東軍區司令司員李運昌代表冀東七百萬人民向世界控訴凶殘獸行摘要）

十、冀東潘家峪大慘案

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一月二十五日，（舊曆除夕的前夜）在敵寇所宣揚的冀東「王道樂土」上。豐潤縣的

潘家峪村，發生了一件令人悲憤的大慘案。計全村被敵寇慘殺者一〇三五人。（其中兒童婦女有六五八名）負重傷者八四人，活着和下落不明者只剩三〇三人，全家慘死者三十餘家。燒毀房屋一千一百間，剩下的只有未坍塌的一百三十五間焦房了。

慘案發生的經過是這樣的：

那天敵寇調集了遷安、灤縣、盧龍、遵化、豐潤等五縣的敵偽軍天明後不久，就包圍了潘家峪。敵人懷着殘暴的狠心，要把全村的人都殺盡，要把這悲慘的血案，去鎮壓全冀東人民抗日的決心，迫使全冀東人民服服貼貼的受它宰割。因之敵寇是極力要把這次大屠殺，造成最殘忍的場面。

鄉長的全家先被敵人居殺了，全村一千多的村民，也被鞭打着，趕到村西頭的「西坑」去。

「西坑」是一個一畝多大的大水池，現當時是乾涸了，人們滿滿的擠着，人們那裡會知道，日寇正在佈置着一個殘酷的大屠殺場呢！

在莊頭的石橋邊，潘惠林家——惠老爺的大院前，是一堵非常堅固的洋灰門牆，院裡的空地上，柴火，玉蜀黍，茅草，松木板，各色各樣能着火的東西，漸漸的越堆越多了。在這個大院裡平屋頂，站滿了敵兵，還架了兩挺機關槍，牆頭上也有敵兵，拿着手榴彈伏着；敵寇就用這樣的佈置，來對待我們手無寸鐵的同胞。

「西坑」上，敵寇守備隊長講話了，他在宣佈鄉長的「罪狀」。口沫噴射着，用指揮刀敲着地上，一群野獸般的

敵僞軍就把人們驅趕進村裏一所大院裡關上了大門。機關槍掃射進來，人整排整排的都倒下。被擄去的小孩提起來往院裡扔，用硫磺彈把這座院子燒着了。到下午七點鐘全村的房屋都着火了，漫天的火烟熊熊的燃燒着，轟隆轟隆的房屋倒塌的聲音雜着悲慘的號哭聲，幾里外都能聽見。

當我們的瀋陽縣政府調人去調查這次慘案實情的時候，一個負傷的婦人——潘李氏，敘述她遭難的經過說：『我娘兒三個跳進豬圈裡躲着，火炭直往跟前落，我抱着四歲的四頭說：『孩子，有媽在，就有你在！』鬼子的機槍把鑽頭的左胳膊打了兩個透眼。牆外的鬼子還把燒着的玉蜀稽子直望裡扔，鑽頭趕緊蹣跚着一捆未點着的玉蜀稽子，爬牆逃出去了。一直到天上出星星，我才抱着被燒的要死的四頭衝出火堆』。

潘喜寶十三歲的閨女金東子，也在槍彈密集射擊的時候，背着三歲的小兄弟在火堆裡，人堆裡，躲來躲去。不幸一顆子彈把她的小兄弟打死了，鬼子還要追她，她丟了弟弟就跑，一顆子彈又打中她的腿骨子，她終於倒下去，爬着行。她說當他逃出火坑的時候『鬼哭狼嚎的聲音聽不見了，只看見通紅的炭火燒着人肉』當我們縣政府的人員慰問他的時候他的親戚告訴說：『這孩子從白天到黑夜只閉着眼睛，不休的叫喚着，因為她的傷口太重了！』

在這次的大燒殺中，人民爲了反抗敵寇的暴行，孩子們曾用石頭反擊着。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潘國生，他抱着

孩子向敵人機關槍陣地衝過去，負了傷倒下了，掙扎起來又向敵人撲去，但他終於懷着仇恨挾在火羣中死去了。

當敵寇騎着潘家峪牲口，吃着潘家峪的蘿蔔，搶了潘家峪人民的財物走了以後，附近的村民都含着無限的悲憤來搶救潘家峪，但是火焰熊熊的燒，濃烈臭腥味散放着。他們再沒有辦法找出一個活着的人來。只有在東面平房裡，救出了三四十人。這三四十人是當敵人放槍放火的時候，他們披着水浸濕的褂子，逃進了這間平房，用米罐抵住門，拿着一切傢具要和他們拚。鬼子來推門沒有推開，就把門鎖起來，要把他們都燒死。幸喜火沒有把這間房子燒着，這些搶救的人就整了牆壁，把他們救出來了。

潘貴的全家都死了，只剩下一個七歲的女孩子她是在第二天人們認屍的時候，才把她從爸爸的屍首下翻出來滿臉是血，後來夜裡盡是說夢話：『爸爸呵！別壓着我。』呵，多麼可憐的孩子呵！

關於人們被屠殺的慘景，難以盡述，據一個去認屍的人說：『燒殺後的第二天，這一畝多大的院子裡，是死屍蓋着死屍，滿滿的。火苗還旺，燒着的人肉吱吱的叫着，死屍堆中有一個孩子只有上半節身子，還有一個小孩，頭，四肢，肚腸，心臟，什麼都被燒光了，只剩下一塊約一尺長四寸寬的灰色的肩背。人們認屍也認不清了；有的屍體拿起來骨頭都酥酥落落的折斷了。』

敵寇屠殺了我潘家峪一千多同胞，全冀東黨政軍民各界，無不悲憤。八路軍的戰士們爲了給他們報仇，他們在灤河邊岸，曾經對敵人進行過無數次激烈的戰鬥，政治部

還捐出了三千元的醫藥費，派去醫生去救活那些負傷的同胞。在敵寇與救濟並主持公葬的時候，我親眼看見了敵寇的殘暴。

敵寇回到留家峪了，那村子是那樣的荒涼呵，只剩下大南街的壁上還有「日本軍告民衆書」的大佈告還有偽新民會：「排共澈底」「親日和平」「慶祝華北明朗化」的標語。人們含着憤怒走過了大南街出了村，在山坡上挖了兩個大坑，東坑埋男屍，西坑埋女屍，公葬了自己的父母妻子，公祭的典禮是在莊嚴悲憤的夜裡舉行，在西北風的怒吼中，人們默默的站着。（民國三十一年四月九日晉察冀日報）

十一、敵寇「五一大掃蕩」在冀中的暴行

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五月一日，敵寇對冀中發動了大掃蕩，五萬敵軍在冀中踐踏了四個多月，從此老百姓由快樂的生活，墜入苦難的深淵，下面幾件事實僅僅是不完整的一些記錄：

一、痛心的暴刑和屠殺

在白洋淀四月十一日掃蕩隊到了郝關，從人羣裡拉出四個人，指定是幹部，當衆灌了幾桶凉水之後，却又故意找到他們的叔父和兒子來活埋他們，在刺刀威脅下，坑裡躺着的人却說：『好！埋吧，中國人有的是！』

葉無的「皇軍」有著名的棒子隊在六區賢莊，一天就

打死了十一個人，腿折股斷的還有四十多個。抓住劉元莊武委會主任吊在梯子上，下面燒着竹掃帚，這樣燒焦了。當天又發明了一種「宮刑」閹割了一個壯年人的生殖器。

日本狗比鬼子還厲害，五月十一日敵人鐵壁合圍深南的那天，北黃龍二十多個老鄉葬身在洋狗的嘴裡，剩下一堆殷紅的碎衣服和爛骨頭。

這次掃蕩在六區據六月至七月的統計，全區屠殺百五十餘人，劉庄一村被殺二十五人。其中一個王劍同志死的最慘槍把一落，頭上噴出血來，然後澆上三瓢開水，又用劈柴砸成肉餅。

「死三分鐘」是博野敵人的新創造，專對付民伕。皇軍一怒，便拉出幾個來用土埋半截身子或全部，講好了價錢再刨出來。看人命簡直不如螞蟻，懷安敵人爲一付麻雀牌沒有找到，維持會全體十二人都死了三次。

五月二十八日敵人在定南北坦地道裡大放毒瓦斯，可憐八百男女老幼直挺挺的塞滿了地道，這是日本強盜最得意的傑作。（詳見後面另文）

二 慘無人道的淫辱

掃蕩白洋淀的敵人宿在端村，沒有跑脫的婦女一夜被強姦了五十多個，其中五十歲至七十歲白髮蒼蒼的老太太有七個，三尺高的女孩子十一歲至十三歲的三個，十三歲至十五歲的五個，都鮮血淋淋的半死了。高陽教台鬼子竟捉着一個十一歲的女孩子，因爲強姦不便，狠狠的用刺刀挑開孩子的陰戶這樣結束了這個孩子的生命。

淫風的士或民婦，南敵人是淫佚無度的，木佃
 多個，鬼子經常光着身子滿
 陰戶裡塞上
 土推出來。（民國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晉察冀日報）

十二、冀中定縣北坦村大慘案

人類史上曠古未有的暴行

敵向地道中施放毒氣八百同胞同時慘死

民國三十一年（1942）五月二十八日敵寇從新營市莊（定縣屬）等據點出動三百餘人向定南，北坦村方向大舉合擊。北坦附近的南坦東西趙莊，東西城村及馬福才等十餘村莊的人民，見敵來勢兇猛，乃紛紛來到北坦進入地道隱蔽。我縣游擊隊與民兵曾予敵以迎頭痛擊，自上午八時迄下午一時歷時五小時之久頑強的抵抗了敵人，戰鬥接近了北坦，我游擊隊民兵準備進入地道，憑藉地道與敵繼續堅持戰鬥，乃敵人蓄意屠殺我隱蔽在地道內之無辜人民，預先使漢奸潛入人民中間，造放謠言，謂敵從東方打來，使我人民擁擠一處，游擊隊與民兵鬥爭無法展開。此時敵寇則將大量窒息性毒瓦斯放進了地道，在敵寇此種罪惡的毒手下，我八百餘手無寸鐵的婦孺老弱全部斃命。縣游擊隊及民兵，亦有一部犧牲，敵寇法西斯此種野獸行爲，更加深了我廣大同胞的無底仇恨，誓爲北坦殉難同胞復仇與敵寇堅持血戰到底，並應激起國際正義人士的義憤，使日

寇得到應得的制裁。（民國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晉察冀日報）

十三、敵寇在冀中平原決堤縱水 慘案

千里沃野盡被淹沒

民國三十一年(1942)七月下旬，北岳區各地大雨連綿，山洪暴發，冀西諸河大水直瀉入冀中平原，又值八月上旬冀中大雨滹沱河、沙河、唐河、瀦龍河、子牙河均暴漲，白洋淀水亦與岸平，敵為淹毀我冀中軍民，密令沿岸各敵決堤，引水向低窪處橫溢，計白洋淀三十二連橋，淀南之孟中峯堤，滹沱河沿岸瀦龍河沿岸之高晃大汪村各堤及沙河唐河均同時潰決，肅寧以北，河間以南，安平至饒陽公路一帶沙河滹沱河中間地區，唐河西側，津保路以北至白洋淀，滄石路兩側與建國地區，悉成澤國，千里平原覆成茫茫大海，房屋田園多被淹沒，一般被水地區都是水深五六尺，文安縣不少村莊則水沒屋頂，掘堤之後敵寇復繼之以出擾劫掠屠殺姦淫，冀中民衆莫不恨之入骨受害至為深重，總計此次大水災敵共決堤 128 處，使全區三十五縣無縣無災，全區平均在八成災以上，只十成九成災者即達十五縣，被災村莊六七五二個佔全冀中及總村數 95%，被淹田園 1538,200 畝，被沖房屋為 168,904 間，損失財物值一萬萬六千萬元以上，災民有二百萬人是歷史上的空前巨災

○（冀中行署五年來政府工作報告）

又暴行的同胞女

民國二十年（1931）秋季大掃蕩中，山西孟縣杏花村當敵軍圍村的時候，逃出了他們虎爪的婦女只有兩個，那好幾百個老的小的貧的富的姑娘寡婦統統被他們姦淫了，一個十三歲的小姑娘曾被十三個鬼子輪

在日寇所謂治安區裡他們建築起堡壘據點的地方，他們強迫着全村的婦女去修堡壘，長的好看的，叫他放下工作到堡壘裡去，中常的交給偽軍，其次的強迫民夫姦淫他們自己姐妹姑孀，他們還利用「照像」「慰勞皇軍」女報告員等名義，招呼婦女利用破鞋穿着華麗的衣服去勾引婦女，這些婦女被污辱後，有的給洋五角，或分給一些高粱（五台），有的抓給一把食鹽（三專區），也有給頓剩飯吃的，頑得不高興了，就抓幾把土放進女人的陰道內，或塞三個雞蛋進去（定襄忻縣），當着再也無人被誘上堡壘時，他們就下條子，向各村要，在雁北離據點二十里左右的村子，無一倖免。上寨是敵盤據過八個月的地方，全村一百多婦女都被姦淫了，姦後並強服毒藥，在龍華（易縣之一部）二區馬家庄，源泉一帶村子，鬼子每夜都要十五歲以上十八歲以下的婦女，以村為單位分配每村至少十五個，在五台東峪村敵搜不出一個青年婦女時，七個鬼子便去輪姦一個六十多歲白髮蒼蒼的老太太，在定襄一個婦女遭到二十四個敵人強姦，在敵人據點堡壘附近一些農家婦女到田園去勞作，鬼子會成羣成夥的到田地裡去捉到堡壘裡強姦。

在孟縣杏花村日寇捉住一個婦女，她正在月經期，他們威脅逼着一個老頭子在大衆的面前去將那月經吃掉。在靈壽被征調去的婦女大小便不得自由，有的實在忍受不住了，鬼子強迫男子用手去捧着婦女的大便，他們在一旁哈哈大笑；在五台敵人更異想天開，召開什麼，摸奶大會，將好多婦女弄去，脫光衣服，赤身露體的在河裡把身子洗乾淨再去，讓鬼子摸奶頭，獸慾湧上來時，就當衆幹出那下賤的事來，再不足興就強迫兒姦其母，父姦其女，全村男女實行集體的雜交。

在河北靈壽行唐一帶，曾發生過這樣的事，日本鬼子把搶去的婦女用大車拉到據點去，用布幕罩上標價出賣給漢奸特務偽軍，價錢是五元至廿元只許看腳不許看頭，一個偽軍他化錢買了一個，揭開幕布一看正是生他的母親。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偽軍動搖了，日寇爲了鞏固其對偽軍的統治不惜出此下策，允許偽軍到各村公開姦淫威脅良家女子嫁給漢奸，在日寇進入我根據地時，他們的軍官曾下令給士兵放假三天隨便姦淫。（民國三十一年九月十七日晉察冀日報）

十五、北嶽區無辜同胞橫遭敵機瘋狂轟炸的慘狀

民國三十年（1942）九月二十日上午九時許，敵機兩架由石家莊起飛，分批轟炸我滹沱河北岸地區，一架飛陳莊上空盤旋，恰逢陳莊集市，各地趕集老百姓絡繹於途。

明敵機即由南甸一帶起飛，投彈數枚，用機槍掃射，死傷

炸傷牲口十餘隻，再轉會口大溝偵察，至吊兒即用機槍沿途盲目掃射，一無所得，十一時許始向西逸去。下午二時許又有敵機一架，在南甸一帶偵察投彈，該機繼由南甸飛會口等地，傷一小孩和一男人。至蘇家莊敵機又投彈炸傷兩小孩，在村南炸死兩人；一男人被炸得血肉模糊，在他周圍一丈遠跳動着他的肉塊，肉絲和伴着土塊，另一女人自腰部以下，被炸彈炸開了一個大洞，血象水一樣湧着，霎時即斃命，至下午四時敵機南逃後，其親屬們去找他們，但見兩團血肉模糊的人，含着深湛的仇恨躺在血泊裡，都不禁大哭，彎腰一塊一塊的拾取那破碎的肉塊和骨片，想合到他的身上。（民國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晉察冀日報）

十六、平西王家山大慘案

老弱婦孺四十九人被敵焚斃

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十二月，平西宛昌敵寇因強迫人民併村編組大鄉，遭受人民反對失敗。東齋堂敵中隊長以下寇兵五十餘人。於本月十二日突然包圍齋堂北十里之王家山。村中青壯年已事先外出。尚有老弱及嬰兒四十九人未能逃出，被敵迫入一室，縱火焚斃，哀號之聲驚動萬里。（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晉察冀日報）

十七、五台小柏溝慘案

二百二十餘群眾慘死

民國三十二年(1943)一月二十三日拂曉敵皇協軍第六中隊和 second 中隊還有附近據點的敵僞二百多人突襲五台五區大柏山、山柏溝，村人因警戒疏忽未及轉移，全被包圍，敵僞們把男的打死的打死其餘都推到一個屋子裡用手榴彈用火燒死；另外把七十三個婦女進行輪姦後每人被挑了三四刺刀，有的婦女肚子被開了膛吐裡的胎兒被挑出來，敵唯恐沒有完全死去，又把他們推到一塊用火燒死，慘叫之聲令人髮指，總計這次慘案只大柏山小柏溝兩村即被屠殺一百九十多個(小柏溝只有四十多戶，被燒死的有八十多人，殺死的三十人，共一百一十餘人，大柏山亦僅四十多戶被殺死八十多個)被敵殺絕之戶有四十多戶，附近村莊如南溝村，智村溝西溝腰莊舖都殺了一些人，共計有二十多人，總計這次慘案被敵屠殺與殺死之羣衆為二百二十人。(晉察冀邊區農會調查報告)

十八、靈邱劉莊慘案

燒殺群眾二百餘，滅門二十一家

民國三十二年(1943)三月一日，拂曉靈邱北泉敵據點出敵四十餘人，漢奸四名，突將距北泉八里之劉莊包圍，該村平時即支應敵人，羣衆受漢奸欺騙，對敵陰謀表現麻痺故未退避村外，敵入村後即按家搜索，強迫僞組織人員

雲、遷安、興隆、平泉、青龍、灤平、遵化、陵源等縣，長城以北四十里以南二十里，均不讓有一個中國人存在，開始了殘酷的「集家併村」辦法：第一階段先把三家五家太分散的零散戶，集中到村莊裏，這是「命令」不去就是燒殺搶，但老百姓不是那樣溫馴的，除開展非法鬥爭外還利用了一些合法的鬥爭，拖延時間，三十一年(1942)開始了「集家」的第二期，不只零散戶要集中，而且要把所有的小村子都集中在離長城四十里以外山溝口較大村裡，名之曰「部落」亦名「人圈」。但中國人民能夠服從這個「命令」麼？絕對不能，因此「殺光、搶光、燒光」的三光政策，殘暴的施行在這塊遼闊的土地上，敵寇的獸羣每天在山溝裡山頂上進行掃蕩與搜索，見人就殺，見房子就燒，就是一所茅草窩舖也難免灰燼的命運，牲口和財物搶掠一空，就是不通人事的鷄犬也難逃活命，這樣的搜索掃蕩一個村至少在幾次以上，在馬尾溝竟燒殺了十四次，不甘屈服的中國人民，第一次被燒了房子，他們又搭起茅屋來，但是狠心的敵人又來個二次放火，經過數次的「搭」與「燒」的鬥爭，羣衆的力量使盡了，只得隱避在水溝裡，大樹下，土谷裡，以減小目標，略避風寒，但是敵人還有更殘酷的辦法在每個山頭上分佈着碉堡，監視着人們的動靜，只要發現人影必追逐殺死而後已，因此躲在山谷裡的人們連火都不敢生恐怕煙火暴露了消息，母親抱着小孩，時刻不敢讓他離開奶頭，恐怕孩子的哭聲把敵人引來，有的孩子在止不住哭泣時可憐的讓他母親長久的用奶頭塞死，馬尾溝只四個小村，七十戶人家竟被殺死五十餘人，好多村莊

被殺在生動以上，全案被殺的也爲數不少，有四萬二千平
的平原，現在已變成一片淒涼了！

人圈裏的人們，都過着非人類的生命（即非人生命以上），人圈裡有嚴密的特務組織，規定有「思想犯」「政治犯」「運輸犯」「秘輸犯」等犯罪條款，誰要表現任何一點活動或是看見那個人不順眼時就加上予某一罪名結束了他的生命。從到人圈的一天再不能與外面發生任何關係，就是相隔咫尺的村莊也不許互相來往，十里以外的土地即不讀種，凡是一個能拿動槍的男人都要編爲自衛團，每晚巡查不能睡覺，白天才能抽點時間休息，但是如何休息得下呢！因爲他們又都是「勤勞奉公」隊的隊員每月都要抽出十五天到二十天的功夫「勤勞奉公」，不是修人圈外的壕溝，就是修山頭堡壘，不是修汽車路就是修火車道，不是到附近縣城做工，就是到東北礦廠，他們的勞役沒有服完的時候，以至於死。人圈裡的生活完全是配給制，白面大米根本不讓吃，其他用品的配給，着實可憐，每人每年的布匹配給，至多不過三尺，他們所打的糧食還不够交稅，如住宿捐每戶每年八十元，軍需捐每人每季七元，飛機獻金每人七元，每人還定交鋼鎗五個，如沒有交款每個折五元，一年一次募捐每畝地十七元，還有附加捐等等，這僅是所知的數種，總計全年每畝地至少負擔八十多斤糧食，他們穿什麼吃什麼即可想而知了。人圈裡的女人們，一般定有兩種制度，一種是「跑人圈」在每天的早晨，所有的青年婦女，擲下奶的可愛的小孩子先到人圈外跑一個圈；然後才能回家做飯奶孩子，不然就要

犯罪。第二種是「跑山」每禮拜一次，把婦女們集中在一個山麓下，發號賽跑，但山頭早已暗藏着一些喪盡良心的狗腿警察，在婦女快到山頂時，乒乒……的槍聲，把女人們下個抖擻而後快，這就是那謂「鍛鍊」，誰要不去，馬上定個思想不良的罪名成爲刀下鬼，入圈的婦女們被敵人的姦淫污辱已成爲「公開合法」，因爲抗拒被處通匪罪者不是少數。入圈的生活此僅一二，實難盡述。

在這塊地區裡，以九個縣計，其中最重要者四縣有六百萬畝土地在敵人踐踏下荒蕪了，每畝以產糧三大斗計以四年計算共減收糧食七百二十萬大石，一千餘村莊的房舍片瓦無存，牲畜不見一頭，衣服不能遮體，目前有將近五十萬的人們受着衣食住無法解決而死亡的威脅！此種嗷嗷待哺的慘象，令人心寒！

（冀熱遼行署調查報告）

二十～完縣野場大慘案

歷史上曠古未有的暴行

一百一十八個同胞慘遭屠殺

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五月七日，對完唐一帶「清剿」「掃蕩」的敵寇，在我軍民不斷給予嚴重打擊被迫竄退之際，在完縣野場村東北石溝地方造下了空前酷毒的慘案，野場龍王水，王家莊，解放等村被圍約二百人，除十餘人倖得重生外，有一百一十八個同胞當場受害身死，五十四個受重傷，其中婦孺佔死傷人數四分之三以上，事情的經過是這樣：

當天早晨，敵人控制了王匣嶺一帶的制高點，到處搜捕，用刺刀驅逐着搜捕的敵人。敵人用刺刀驅逐着搜捕的敵人。敵人用刺刀驅逐着搜捕的敵人。人們以仇恨的眼望着佔滿山坡上嘻笑着的敵人，男子們沉默着，但婦女孩子們見了鬼子架在山坡上的兩架機槍和把守在各山頭上的敵人胆却了。叫着自己的親人們靠攏去。上午九時，看看從各處搜來一串串的人們都齊了，一個拿着八卦旗的翻譯官站在重機槍旁邊開口了：『喲！喲！你媽的皮的，別嚷。』但誰都不聽聲音仍亂轟轟的。從山坡上氣呼呼地衝下兩個鬼子，拿着槍把向人羣裡亂打，不許人叫喚。但娘兒們却仍喚着，有的男人說：『嚷什麼？反正還不是一個樣？』人們都靜下來了。『叫你們來沒有別的。』翻譯官搖着旗桿子：『你們知道八路的槍枝、子彈、鞋襪、衣服都在那裡？』『說呀！你媽的說呀！』然而人們像石溝的崖石一樣的沉默着，『說！你們都沒有嘴嗎？』翻譯官用桿子敲着地嚷着：『誰知道，誰就領着去，大家好活命。』『說了就放大家走，誰領着去找去！問了好幾次，都沒有人理睬。誰都知道，在敵人面前反正都是個死，即使像王家莊的王俊那樣不要臉地領着敵人去找過洞，結果仍被敵人刺死的。』

『不說，我們就開槍了。』翻譯官急了，看了看坐在重機槍尾座上的敵人，鬼子壓上了子彈，人們氣極了。一個婦人罵着：『咱們什麼都有，就是給你們賊強盜們搶光了。』鬼子上去就把她刺倒了。王陽明是七十歲的老頭了，吹着鬍子說：『沒有，就是沒有。』他十五歲的姪子生兒不

附 晉察冀邊區八年來敵偽燒殺搶掠統計表

1946. 1. 20

類別	冀 晉 區	冀 察 區	冀 中 區	冀 熱 遼 區	合 計
人 口 死 亡	152,099 人	100,800 人	232,000 人	225,000 人	709,899 人
糧食損失(搶掠勒索)	1,001,452,506公斤	3,224,629,462公斤	1,939,775,200公斤	5,156,352,000公斤	13,322,209,168公斤
房 屋 損 失	1,006,195 間	390,500 間	480,000 間	690,000 間	2,566,695 間
牛 馬 騾 驢 損 失	205,222 頭	215,000 頭	150,000 頭	60,000 頭	630,222 頭
豬 羊 損 失	507,886 隻	801,200 隻	378,000 隻	2,016,000 隻	3,703,086 隻
農 具 傢 俱 損 失	6,311,357 件	6,100,000 件	12,000,000 件	1,800,000 件	26,211,357 件
被 服 損 失	3,987,530 件	4,125,000 件	13,020,000 件	3,200,000 件	24,332,530 件
敵 抓 走 壯 丁 數	60,000 人	65,000 人	120,000 人	260,000 人	505,000 人
彌 堡 公 路 溝 牆 佔 地	1,228,800公畝	528,384公畝	6,451,200公畝	684,441.6公畝	8,892,825.6公畝
敵 抓 夫 要 工	96,000,000 個	12,000,000 個	218,400,000 個	34,800,000 個	361,200,000 個

1. 本表係根據截至敵人投降後之不完整材料整理。
2. 反攻後新解放地區之在敵統治期之損失已計算在內。
3. 人口死亡數內不包括部隊犧牲數目，其中被敵直接殺死者為377,899人(計冀晉為82,099人，冀中區為180,000人，冀熱遼為75,000人，冀察區為40,800人)其餘332,000人為被敵虐待傷病致死者。
4. 糧食損失：除包括敵掃蕩征搶外，其餘勒索款子亦折成糧食計算在內。
5. 糧食計算單位已折成公斤(每一斤=.5968公斤)彌堡公路溝牆佔地已折成公畝(一畝=6.144公畝)。

頭他在敵人的面前說話，叫着：『大爹，來吧！咱們不知道，打死就打死吧！』

翻譯官又嚷着，『知道不？不說就開槍了。』而人羣的回答『不知道！』『打吧，反正是死，翻譯官流着汗，太陽晒在頭頂，它向鬼子作了一個鬼臉。鬼子嘩地開起槍來，人們亂嚷着『都倒了。然而槍是向上打的，這是威脅，沒有傷人。敵人又用槍柄子叫人們站起來，排好。『怎麼樣？不說可真的要掃射了。』翻譯官說。沒有回答。『不要你們多說，只要你們說出一雙襪子一隻鞋就行了。就饒了你們了！』『怎麼樣呀？』翻譯官換了口吻，聲首又軟和了些。一個老婆子嚇得聲音都軟了，『你們知道吧？』向一個青年說：『說了也許好救大家的命。但青年的回答是：『放屁，你別做夢！』村長的兒子王蘭經，這個十五歲的孩子，牢牢記住他曾經宣誓的公民誓約『誰也不能說，死了好噯，知道也不說！』村長的媳婦張竹子在婦女中鼓勵着：『咱們婦女們誰也不能說，反正是死，不受敵人的騙。』青年人互相鼓勵着：『誰說誰是漢奸！』神聖的誓語在人羣中低啞的流傳着：『反正是死，死也不能當漢奸！』龍王水一對六十多歲的老夫婦相互看了一眼，拉拉手，苦笑在臉上一閃，陰沉的說：『死、死也死在一起！』他們靠得更緊些。上邊翻譯官還在問着『沒有一個人嗎？』它搖了搖頭，勉強地打着哈哈：『哈哈你們邊區的老百姓倒真堅決哪！』它向鬼子擺了擺手，鬼子狠狠的說：『殺不完老百姓，就殺不完八路的，統統的是八路！』重機槍響起來了。人羣亂了，塵土揚起，喊聲一片，血肉和腦漿……而坐在機槍尾上與站在山坡上的敵人却哈哈的

隨著一個個倭兵的倒下，敵人也換子彈的短促時候，王德林便一躍而起，他舉起手槍，跑起來指着敵人罵着：『王八蛋！你們這些畜牲，你們這些畜牲是會報仇的！』但是她一看到自己底半截孩子她哭倒了。敵人緊接着又用機槍掃射了兩次。最後，還下去了幾個鬼子，見有動着的用刺刀挑死。一個嬰孩還在死去的娘身上吃奶，也被敵人用刺刀把兩隻腳掌都削斷了。中午的太陽還在明亮的照着。而石溝却吹起血味的腥風，地裡遍撥着血肉腦漿和髮片。四月四日「陽五月七日」人們將永遠拿眼淚和仇恨來紀念這個日子。……（民國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晉察冀日報）

二十一、民國卅二年（1943）「秋季大掃蕩」日寇對晉察冀邊區北嶽區人民的暴行

「阜平、平陽」「易縣寨頭」「平山崗南」「靈壽大寨」「井陘黑水坪老虎窩」「平山焦家莊」等諸大慘案紀要。

一、日本法西斯強盜在民國三十二年九月，以四萬大軍，更使用了一切敵偽軍事、政治、經濟、特務力量，對我晉察冀邊區北嶽區進行了三個月最野蠻、最殘酷的「毀滅掃蕩」，企圖一舉而把我根據地摧毀或變為「無人區」，我晉察冀邊區黨政軍民，經過了三個月緊張激烈的反「掃蕩」鬥爭，八路軍、民兵作戰四千多次，響地雷四千多

個，斃傷敵僞九千四百多名，日本法西斯強盜，終於被我們從晉察冀邊區北嶽區神聖的國土上趕跑了。但是，日本法西斯強盜，在這次大「掃蕩」中，所幹的的滔天罪行，是遠沒有得到應得的懲罰，和最後的清算的。他們所犯的罪行在二十一個縣份，約一百萬人口的地區，據不完全的統計，慘殺我人民六千六百七十四人，（內負傷者九百七十六人），燒毀房屋五萬四千七百七十九間，搶掠與燒毀人民食糧，二千九百三十四萬斤，搶走耕畜一萬九千三百三十七頭，豬羊五萬七千八百七十九隻，搶毀農具十七萬二千六百二十五件，衣被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三十件，其他如日常用具，窖藏物品、敵寇蹂躪地區所存實在無幾，許多村莊變成瓦礫，大小什物盡成灰燼。他們野蠻下賤的百般凌虐婦女，任意侮辱和輪姦，甚至逼迫子姦其母，父姦其女，驅使男女裸體集體性交。他們兇惡殘暴的屠殺方法在百種以上，有刺殺、打靶，砸死、活埋、支解、剝皮、剜心、鑿腦、灌水漲死、毒氣毒死、鋼死、碾死、燒、烙、鋸、喂洋狗、腰斬、懸崖摔死……。日本法西斯強盜，這次在我根據地所實行的燒殺搶是怎樣駭人聽聞啊！

二，日本法西斯強盜這次在北嶽區所製造的慘案，不能一一列舉，這裡只舉出經本會調查的幾個典型事例：

①阜平平陽慘案。當我將敵人趕出了平陽，井裡沒有人敢去打水，死屍還沒有完全撈出來，井邊那個菜園子，就是敵人的一個屠殺場，白的蘿蔔土都染着深紅的血跡，另一個院子裡，滿地鮮血和土凝結成一寸厚的血層，有的死屍抬出去了，地上留下一個完全血的人形。在下平陽到

上平陽的路上，遍倒着拋尸的屍體，上平陽更是死屍遍地；平陽城內有四個大屠殺場；一個土岸溝城內有兩個屠殺場，城內土洞裡塞滿了二十幾個光着身子的女死屍；七個山藥窖都填滿了死人。十月十八日，日寇在平陽南山土洞裡搜出二十四個婦女和小孩，逼問：『八路軍到那裡去了？糧食槍枝藏在那裡？』大家一齊都說：『不知道。』敵人從一個女孩身上找出了一個字紙片，獠笑一聲，便把她的頭砍下來了，把人頭放在椅子上，叫大家圍着椅子跪着，說：『你們看好不好？』叫婦女們去拿，大家都哭了，敵人用刺刀威脅着，打着，最後女孩子的母親用手去拿它，敵人知道這五十歲的老太婆是女孩子的母親，把這老太婆也砍了，敵人挑了五個漂亮的婦女，把其餘的婦女和小孩趕回洞完全燒死在裡面。十月二十四日平陽西溝露水峪的土洞裡，十六個公民因為不肯暴露秘密也完全被敵人燒死。十二月四日荒井（平陽慘案的直接兇魁）從賈口開會回來，「紅部」——敵寇的殺人隊忙起來了，被捕同胞一個個牽到屠殺場，一天內被殺的就有一百四十人。十二月九日，敵人臨退的前夜，集合了六十多個婦女問道：『你們願意跟着，還是願意回家？』結果敵人把她們都脫光了衣服砍了頭，因為她們答的是：『要回家！』不願讓敵人侮辱。在這裡敵人把捉去的男人婦女，脫光了衣服逼迫跳「秧歌舞」，更強迫這些男女在衆人面前性交，稍微推辭，屠刀就砍到頭上；山咀頭十五個公民是被敵人把頭裝在褲子裡，踢下山坡滾死的；土門李小更幾個人的人心肝被敵人挖出吃了，並且強迫捉去的婦女共吃；羅峪

劉耀梅，拒絕敵人姦污，敵人割下她腿上的肉然後砍了頭扔在井裡，她腿上的肉被敵人用來包餃子吃了；一個婦女抱着孩子，敵逼她把小孩拋下深崖，最後把她也踢下去，一個十六歲的少女，被敵人輪姦四夜，皮肉腫爛，不成人樣了。死的最慘的是一個懷孕的婦女，敵人把她按在一個紅漆棺材裡，叫二十多個婦女脫光衣服圍在她的旁邊，敵人用刺刀開了她的胸前的皮肉，撕到奶旁，開了她的膛，摘出她的心，破了她的肚，挑出肚內的胎兒，血流滿了棺材底。二十多個婦女不忍看這非人的屠殺，敵人還威脅她們說：『你們要回家！這樣的殺了的，心炒了吃的！』敵人在平陽一個區就屠殺了我一千多同胞。

②易縣縣頭慘案，敵人在寨頭村外挖了十個大坑，十一月九日黃昏，用繩子把所有被捕的人趕到一片廣場裡問：『不願意跟皇軍想回家的到這邊來！』大家都過去了。『統統的死了的』。敵兵像狼一樣的撲向被綁的人羣，用刺刀威脅，用皮鞋踢打和辱罵着，分頭把一百二十一個無辜人民趕到挖好的坑前，寇軍們撕下婦女們的衣布蒙着她們的臉，作着無恥殘忍的侮辱。後來他們狂暴的把老頭，婦女，小孩子，壯年用刺刀挑到坑裡去，另一部兇手向坑裡，填土砸着大石頭，我們的同胞掙扎着怒罵着，一個個被屠殺或活埋了。一個婦女抱着她未滿三歲的小孩子驚叫着：『媽媽！』被敵人用刺刀一齊挑向坑裡去，那個未滿三歲的小孩子能在空中打了幾個轉，然後掉進坑裡。

③平山縣崗南等村慘案，十二月十二日拂曉敵人包圍了崗南村，全村除了三數逃脫外都給圍住了，有二十七個

同胞，被敵人帶到村東，叫他們解開自己的鈕扣，立時反手背牆，背牆的牆上挖了尺的溝內，寇軍們便居高臨下，用刺刀刺死他們。有的同胞，不忍見鄰人臨死的掙扎，跳上土崖，刺刀就插入他的肋子，隨即被扔進附近的火堆裡。另有幾十個同胞，被敵人大隊捉到離堡壘五里的上家灣村東，叫他們揹高粱稽去，敵人把高粱稽投入兩個各一丈多高三丈多寬的窪地裡，『你們排開坐下休息吧！』敵人說。人們排成單行面朝西南，背靠窪地，坐在土崖上，『殺呀！』野獸們突然發出狂叫，持槍從五十步外，向坐着的人羣奔來，當中是熊熊的大火，四周是敵人的刺刀，被投下的同胞立刻皮焦肉爛，把幾十個同胞活活燒死。

④靈壽縣大寨慘案，十月二十三日二百多敵人竄進了大寨村，抓住沒有逃出的青壯年、婦女、小孩子和十八歲婦女救會主任白進蘭共十五人，野獸們把他們帶到大寨旁一個陡峭的懸崖上，面向着十幾丈深的崖底，要他們投降，要他們說出那裡有八路，不就摔死他們。白進蘭號召大家，中國人死也不讓鬼子侮辱，也不投降。五個野獸過來按住白進蘭，剝下她的褲子，要强姦她，她拚命掙扎頑抗，最後敵人用粉筆塞進從她的陰戶裡，擲下懸崖。其餘的人也沒有一個投降的，都被野獸們推下懸崖摔死了。

⑤井陘縣黑水坪、老虎窩慘案，黑水坪一家的房梁上倒吊着一個被燒死的人，破牆角裡躺着一個六七十歲的老太婆衣服脫得光光的，陰戶裡塞進一支木棍，另外還有一些死屍，有的是被開水從頭上澆下燙死的，有的是被石頭

碾死的，有的是喂了洋狗的，村西三口三丈餘深的水井已填滿屍體，撈出之屍骸血肉混雜面目不可分辨。老虎窩有一百幾十個無辜同胞，死在禁用的極無人道的烈性瓦斯彈下，肌膚變成了紫色腐爛了，化成了血水。

⑧平山縣焦家莊等村慘案，日寇盤據一月先後殺人二百餘，大部以鋤刀鋤死，日寇退去後鋤人所用之門板，血跡尚殷殷未乾，血土厚達半尺，兩個水井填滿斷頭缺肢的死屍，蘇家莊，敵盤據三月，先後殺人三百餘，敵退走後在河灘上，豬圈中，街道上還有三十多個死屍沒有埋，全係刺死和砍殺的。十二月八日敵一個大隊拂曉合擊柏葉溝，把整溝的人都綁走了，在路上下命，男了一律殺掉，婦女脫光衣服跪在旁邊陪殺，一次屠殺了百餘人，使那整溝村莊斷了人烟。阜平白發村有兩個嬰兒活活的放在開水鍋裏煮死。在平山蒿田里兩個婦女被輪姦後，也活活煮死。……够了！這種極端殘暴的行爲，一切人類的言語文字實在找不出恰當的字眼來敘述。

這滔天的罪行，血債，人類的正義和我晉察冀人民的復仇火債，一定要叫日本法西斯強盜，殺人兇犯們得到最後的清算，和應得的懲罰。

三，日本法西斯強盜這些滔天罪行，完全是按照共軍事計劃進行的，東條、岡村寧次是這些犯罪的主謀者六十三師團長野副昌德，六十七旅團長柳，六十六旅團長田中信勇，六十二師團長清水田，六十三旅團長津田義武，獨立第三混戰旅團長毛利末廣，二十六師團長佐伯，十一聯隊長今堀十三聯隊長安尾，百十師團長林芳太郎，一

六三聯隊長上板勝，一九三聯隊「一枝龍男」，一一零聯隊「一枝龍男」，及其參加此次「掃蕩」的「掃蕩」隊，這些兇手，特別是製造牛陽慘案的兇手，他們執行東條、岡村殺人陰謀最瘋狂的一個。我北嶽區人民三十二年九月至十二月在「掃蕩」中所受的一切損失，他們要負全部責任，這些兇手，雖逃至天涯海角，一定要追索歸案，交付晉察冀邊區人民公審，對其滔天罪行，作最後清算。（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十五日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控訴書）

二十二 繁峙老漢坪慘案

暴敵血洗老漢坪

民兵英雄任忠等三十六人壯烈殉國！

民國三十四（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的拂曉，五台敵僞百餘，奔襲包圍我繁峙老漢坪（四千戶一百四十四口人的小山莊）進村犬肆燒殺並分出一小部敵人同時到麻子山燒殺，敵人漫山遍野的壓下來大殺大搶，一陣子血肉橫飛，死人滿街，死狀十分傷慘。有的用木棍石頭活活打死，有的用槍打死，第一次行兇後還來二次檢查，發現重傷尚未死的，索性拉在大火堆裡燒死，這種悲壯場面，人類不忍目睹。敵人抓住村民無恥用槍口逼住每個人的心口問，『你們的民兵隊長是誰？槍與子彈放在那裡？』可是他們異口同聲的回答說：『不知道。』民兵任存安更堅決英

勇的痛罵敵人說：『你們狗日的，打死我也是不知道』。鬼子將他們拉到廣場上，用槍打、刀刺，又把他們推到火坑中，他們爬出來，又把他們拿石頭砸死。當時有幾個老鄉藏在屍體的底下，滿身血污，不成人樣，一個中年婦女，丈夫兒子一齊遇害自己負了重傷，臂膀也打斷了，她卻繞街亂跑，瘋了。在這次慘案中任家弟兄，任剛（民兵游擊隊）任彬（小學教員）任忠（戰鬥英雄）拚死抵抗，任彬用斧子砍死三、四個鬼子，任忠在屋中用手槍打了敵人兩槍，敵死一傷一任剛更隻身抵抗七、八個鬼子漢奸，當下打倒兩個順手奪過一支槍來，最後才被敵人打死，我們的民兵英雄任忠同志死的非常壯烈，他堅強不屈，敵人把他一刀一刀的割了肉，以至於死，沒有任何屈服，十足表現了英雄的本色，視死如歸，他的精神將永遠的活着。羅來有子（十六歲）等四人，當敵人子彈磨一粒炸一粒的時候，受難者們的頭稀爛了，他們無法逃脫這危險，便佯裝死去，最後才從死人堆裡爬出來，他的皮衣上仍留有血痕，總計這次慘案中，死難英雄、烈士任忠等六十三人，輕傷十人，重傷五人。敵人更於走時把該村牲畜東西搶劫一空，計被子二十四張，衣服十一件，白布三十二疋，棉花六十斤，毡二領，鞋六四雙，毛口袋七條，麻油五十斤，白面六十斤，豬羊肉二十斤，鹽十斤，白洋三百零五元，邊幣一二九二元，牛三條，羊一七〇餘隻，驢六頭總計價值達邊幣二百餘萬元，（當時價格）慘案發生之後，繁峙黨政軍民，即召開沉痛悲憤的復仇大會，群眾都憤慨的說：『死的死了，活着的人要報仇呀！哭不頂事』任剛的父親任世

王老先生，在街上見他兒子……」王老先生的說：『任剛……』
 『咱村雖遭不幸……』
 ……繼續生產戰鬥，打走鬼子
 殺盡漢奸，鞏固……海……』（民國三十四年三月九
 日晉察晉日報）

二十三 敵在我晉東北一帶製造無 人區的情形

（一）

日寇爲了加強其佔領區的血腥統治，在其治安強化後總力戰的指導方針下，於一九四一年秋季掃蕩時，提出並實施「三光政策」即對我中國人民施行殺光、燒光、搶光的慘毒辦法。日寇在區域上是這樣劃分的，謂其佔領區是「治安區」稱我之抗日根據地謂「匪區」，對敵我接交地帶，慘施「三光政策」製造所謂「無人區」。日寇在華北敵後製造所謂「無人區」的地帶是廣大的。在「無人區」的廣大地帶中，中國同胞不知被日寇，殺死、燒死、打死了多少！每憶往事，不禁令人髮指鼻酸。其殺人之慘之多，試舉數端以資佐證：

一九四一年秋，日寇在五台進行掃蕩，施行「三光政策」，製造「無人區」時有下面一些材料：

敵人糾合狐峪溝等數據點之敵，向雙廟三角城一帶掃蕩，將中國人民五十三人（包括男女老少）趕到雙廟村一個農家院中，放火大燒，只該家十口人中即被燒死九人，

其未死之一人，又被日寇用刺刀刺死。在三角城村一家四口，被敵燒死兩口，被殺死一口，一個女子是被獸姦之後又被刺死的。就在這一次掃蕩中，只此一溝共死一百二十名，其中絕大部分是被敵寇趕到東大地集體燒死的。

敵人在狐峪溝將七個自然村的人民都圈在溝口，老百姓因為駭怕，企圖逃跑，日寇即集體燒死九人，用來鎮壓。又在榆樹坪村殺死八個人，其中除兩個是孩子外其餘都是女人。只在這一次的敵人掃蕩中，該溝被敵慘殺的共三十四人之多。日寇在施行其「三光政策」，製造「無人區」時，是進行連續反復的掃蕩與殺燒的，除了如上所述那樣的大殺大燒之外，人民所有的糧食衣被等皆都一無所餘的被敵搶光了！，虎口餘生的人民處在這樣恐懼悲慘的環境裡，無心農作，也無力農作，滿山滿坡荒草，高與人齊，山藥凍在地裡，無人收獲，人民無衣無食，三五人避居一個山洞中，衣不蔽體，採食凍山藥，大黃菜（一種野菜名）野草籽，山留菜，苦菜是上等食品，吃這些東西，不能大便，時間稍久，便都生病，患病者佔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凍死病死很多。馬家莊一村三百二十人，在一個月內便死去一百二十名，死亡比例為八分之三。一九四三年狐峪溝有百分之七十鬧病。女人被敵人強姦輪姦致患花柳病者佔百分之三十。敵寇製造的「無人區」，簡直是把人間變成了地獄，其淒慘景象，非筆墨所能形容，日寇在晉東北製造的所謂「無人區」的地帶，北從龍泉關以南到孟縣上社以北，長二百餘里寬五六十里。

之後是怎樣去對待此地區尚未死完的中國人民？

五台一區前坪村共四〇戶，男女老少共 120 名，壯年勞動力 32 個，半勞動力（青壯年婦女）16 個，共勞動力 40 個。在風雨及時與努力耕作的情況與條件下每人每年平均收穫粗糧 320 斤，合小米 224 斤。絕大部分生活資料是依靠糠菜度日的，自從經過日寇製造『無人區』佔領後，1944 年 1 月——4 月，共四個月的時間當中

出款（共十二項）1837.97 元（銀洋）

第一次出 148.42 元（四項）

第二次出 818.86 元（三項）

第三次出 483.54 元（二項）

出黑錢 280 元

應酬與花姑費 107.65 元

共出工 3600 個

出糧（1943 年 9 月——12 月。共四個月）1930 斤。

從上面的材料當中可以看出，和估計出來幾個問題：

一、按 1837.97 元銀洋，合邊鈔 91828.5 元（當時每銀洋一元合 50 元邊鈔），平均每人在四個月內，負擔 76523 元強，邊鈔每人每年平均負擔 2295.69 元，當時每邊鈔 2 元買米一斤。以此計算每人每年負擔米 191.3 斤強。

二、每人在四月內負擔米 16 斤，每人每年負擔米 48 斤。

三、連款合成的米191.3斤共爲每人每年負擔小米239.3斤。在好年成每人每年平均收入細糧爲224斤，這樣便不足15.3斤。

四、再看勞動力使用在農作上的時間有多少呢？

全村40個勞動力在四個月（120天）內爲敵作工3600個，即每勞動力爲敵作工90天，全年爲敵作工270天，作四分之三，只有四分之一時間去農作。

在日寇統治區的人民，每人每年向敵負擔佔其全部生活資料的106.67%勞動力使用於農作時間爲四分之一。

（邊區農會調查報告）

